

阿娘微笑的臉譜

人生的因果很玄妙，愚騷如我，無法洞徹其中奧妙，我僅是在我粗陋的生命中不斷地琢磨及反思。二十五年前，屬於飛揚年紀的我，生活別具亮色。工作方面以行腳方式走遍雲嘉南轄管，不管在海邊、在河川；不管是測量、施工或監造，都有我和阿娘拼搏的身影。一次工作中意外，頸椎遭外物重擊，併發中樞神經斷裂，我癱臥在床。傷後，經過漫長的復健，行腳般的雙足只能蜷縮在輪椅上。

從此，我在輪椅中兜轉生活，這般不堪的轉換、鬱積，我向般若尋求著微茫的解脫。那是住家附近一間名佛寺。佛寺裡朱牆、灰瓦、黑字，紅得那樣真切，灰得那樣沉重，黑得那樣醒目。南無阿彌陀佛，這就是眾多信眾、尼僧一生吟唱不盡的詩經。虔誠，似乎真的能解脫太多塵勞的心靈。鬱鬱的松樹、森森的扁柏、濃濃的香煙！靜靜的神佛，也許，這世間，真另有一個極樂，帶領塵勞的我輩，微笑看待人生。

佛寺大廳旁，紅漆木架上立著一本薄卷，我久久凝看。一位大師模樣的老尼掛著微笑的眼神說：「都是結緣的。你既有緣，何不拿去？」我取下薄卷，向大鼎內插入整束檀香。鼎中升起嫋嫋的遺忘，彷彿受傷的是時光，不是我的身軀。一直想跪下去虔誠的膜拜，但殘破的身軀，只能在輪椅上挺著。仰望寺前大廳的觀音大士微笑的望著我。

黑字、灰瓦、朱牆，一樣迎面而來，再見了，般若，是苦難的總結嗎？不！生活在歲月長流中投入流沙一樣的生物。如果用時間的刀切出其中一段觀察，就是文藝家的事；再做成切片拿到顯微鏡下研究，那是哲學家的事。我仍在紅塵中微觀自己，我也相信自己帶著價值來到這世界，生活的酸甜苦辣，微微一晒，嚥下後誰又能主我沉浮？於是心緒穿越多年的回憶，駛進復健後的那一段時光----

復健時，脖子架上頸椎鐵支架，雙腳穿上鐵鞋，雙手持著四腳拐杖，我使盡全部的力氣，從輪椅慢慢站起來，但脊髓損傷導致中樞神經叢斷裂，身體亂了套，內張力使雙腿內側緊緊地蜷縮，無法甩開步伐挪行。阿娘在一旁佈滿微笑的臉說：『努力復健，以後「三便及二痛」都會消除呀！』媽呀！我自忖暗叫：「大便、小便、行動不便；神經痛及心痛，哪能靠復健復元，復健不是萬能丹呀！」

我緊握四腳拐杖，嘶牙咧嘴的想用開步伐前行，體內張力不自主一緊一張的跳動，失調的中樞神經一陣陣抽動，失能的膀胱，更管不住尿液的流竄，一滴滴從褲管嘩嘩地滑下。自從脊髓損傷後，腎臟功能頹廢了，彷彿喪失自我濾清水質的能力，泌尿系統無法按著原有的工序「水循環」。生命水文在體內亂了套，常常身體的水份，無法完成既定的循環排出；尿液如開閘的水門，傾洩而下。

尿液就沿著地板，渲染出一條灌溉流路的圖景。阿娘見狀跪伏側身拿著抹布在地板擦拭我的尿液，我在原地呆立，想像中，此景會是我往後生活的一部分嗎？「呵呵，沒關係，阿弟仔（阿娘對我的稱呼）你儘管邁開努力學習走路。」彷彿，我重回到童蒙時期學走路的小孩，已經無法記起小時候學步時的愚笨可笑，只當那是一晃即過的短暫，重新經歷，才又體會過程的艱辛。

終於邁開步伐挪行，站著的腳卻一直顫抖，我的手猛力撐住四腳拐杖，邁步後，氣喘噓噓，我待在原地，那差不多是十五分鐘的時間，在不停歇的顫抖與喘息聲中，感覺有如一甲子那麼長。後來腳癱軟，我跟蹌的倒跟蔥跌坐在地上，前方鏡中映出一個狼狽人樣。嘴唇咬破了、腫了、流著血、眼角劃傷了、青了、滲著血，一點一點的血流落在胸前。我手摀著傷處，濕膩膩、黏乎乎的。眼角會不會留下傷疤？已經不重要了，不過是個軀殼。胸部隱隱作痛，我喊著：活著很累！

阿娘衝過來抱起我，菩薩般的眼睛望著我說：「不可以想不開！恁阿兄、小弟剛病死，我不能再失去兒子！」此時我們母子已淚眼婆娑。我知道，傷後阿娘吞下多少委屈。的確，那是一段不堪的歲月，二哥在我意外的第二年，被診斷出癌末，癌細胞已擴散，不久即病逝。父親的老人癡呆症，雖然長期自費診療控制，但病情每下愈況。大弟的胰臟癌變，來得兇猛，病發不到半年就撒手人寰。大哥在自家前路口，被一位醉漢開車撞到昏迷不醒，語言能力及平衡神經受到永久性的迫害。是的！就是一些不堪的累加，讓我沒有勇氣面對生活。

面對至親連番的傷、病、亡，我哭乾眼淚、驟失方寸。這些變故之快，彷彿禁不起些許蹙眉的回眸。曾經傷痛的鬱積，我只好把自己躲在一個聽不見風聲；沐不著雲雨的角落。那時，我總感覺自己的心緊緊地縮著，看不到明天的一點光亮。沒有人指引及幫助，生活只餘徬徨。

那時的我，常常不自覺的發呆，變得寡言，滿腦都是可怖的悲切，那些不堪的過往，一幕幕的盤旋在腦海。那段期間，阿娘日日夜夜的陪伴，固定時間幫我人工導尿、挖大便，為了維持我的生命脈象，阿娘是天天與我的屎尿為伍，常常阿娘為我挖完大便，轉身上廚房張羅三餐，卻常聽到阿娘在廚房作嘔，這些，阿娘不以為忤，她總是一貫的微笑的對我說：「我幫你湊手腳，將來你才能有自理的能力，我無法度陪你一輩子……」

的確，阿娘以微笑填滿我的生活。阿娘用微笑的力量，去感化我積極面對生活的挑戰。後來，我才深刻體會，微笑，能以成熟的心態，看待大千世界、寄寓人生百態、參透生活的真諦。有了如此的認知，之前生命付予的顛簸，才得以在心底結疤；更藉此構築豐厚的生命歷程，將曾有的怨懟，內化為感恩的心情，用

微笑打開心裡最柔軟的部分。

心情轉變，微笑面對生活之後，病情亦跟著進展。彷彿，一切的生活困頓均迎刃而解。神經性膀胱失禁有恢復嗎？有！阿娘時時為我失能的膀胱導尿，膀胱已恢復尿意感；頸部以下麻痺有改善嗎？有！已不必護頸架，就能轉動開刀後的脖子；不自主的內張力有改善嗎？有！蜷縮的雙腳已不必靠鐵鞋，便能撐開雙足，邁開雙腳挪移。

復健半年了，在醫師及復健師聯診確認可以出院居家復健。出院不久後，我申請復職，被駁回！回到單位辦理離職手續，帶點情怯。回憶以前上班的曾經，像是一次旅遊。曾經過往的臉譜，說明著：景色，便是景色，遊客，卻未必永是遊客。景與人，將不停地變換。以前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，又何嘗不是在追尋生活的溫飽，不也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射到無限的工作光環中！

失去工作一個月後，我的未婚人，也嫁人了！她，將不再為我所有。她，曾經與我如此之親，相依相伴。婚變之後，我的心情就像一張畫，在日月輪轉中褪成殘墨淡影。想拿出來曬掉它黴朽的氣息，卻隨風片片碎裂，再也無法黏起。生活給了我太多的不濟及磨難，那時的心情，患上一種破碎的疾病又雕刻一個不得已的謬誤，清醒後又發覺自己已無任何本錢。

天空悲切的下著雨，漫天迷濛，雨順著簷下匯流而成一簾水晶珠串，我推著輪椅，衝出屋簷外，兩伴風來，打在輪椅，竟也錚琮作響。雨一直下，雨水悄悄漾開圓圓如阿娘般微笑的臉譜，然後雨水慢慢聚移成流。這也就不就寓示生活中隨波逐流的人兒也一樣，緣起緣滅，如同水流一樣，從追求的開始，就預示著得到後的失去。就如同有些人苦苦地找著工作，不過是為了再度的失業做準備。生活，沒有大聚散，就沒有大悲歡。這些道理後來我都懂了，唯有微笑看待人生，才能得到善的因果轉化。

人的一生，也不知要完成多少次角色的轉換。歲月將我證向成熟，可也使我邁向衰老。適逢人生大變故及中年失業，自己如何走出一條漸變的心路，對我而言是挑戰。生活，就像一張又一張在水中漂流的臉，一點一滴考驗著我們。阿娘以前在工地當工頭，指揮調度一班工人，我受傷之後，阿娘辭去工作，陪我復健的時間外，踩著一台舊三輪車回收討生活。

世間所有的滄海桑田，只是自己在扞格，天地都無意為難之。原先扭捏作態，不願出門做回收的我，跟了阿娘出門回收幾次，倒也變自然。某日，細雨天，我和阿娘身上綁上塑膠布防雨。阿娘踩著三輪車，坐在車後的我，聽見車鏈帶動車軸的「吱呀」聲響。沿路，阿娘一直收紙殼，數不清的紙殼箱，坐著的我將它疊

放得整整齊齊，捆紮得結結實實、高高地聳立著，最上層還用幾塊大小不一的紙殼依次堆放起來，搭成小屋頂，免得阿娘受積雨噴濕。

阿娘手上握著賣出紙殼箱的三百元告訴我：「明天復健回診掛號費有了，也多攢了半斗米的錢……」雨突然間下大了，我坐在三輪車後任憑風雨吹打。生活的跌宕起伏，我感嘆求溫飽還真難。阿娘將三輪車緩緩駛進屋簷停靠，我定睛直瞅阿娘，她卻挑起滿是雨滴的眉毛，呵呵地對我微笑。三輪車煞住停好了，那吱吱呀呀的聲響卻一直在我心中迴響，我一直在三輪車呆坐，哭也哭不出來。

夜裏，雨停了，烏雲後淡黃色的月光，方方正正地從窗外投進，又緩緩在室內鋪開。案頭上擺著那本從佛寺得來的薄冊，緣木古魚，叩-叩----南-無-阿-彌-陀-佛。六種震動，普度微笑？門掩縫從我的身旁，拉出一線光明，阿娘臉上堆著微笑，像聖者的慈顏，緩緩的走近我，亦推開我虛掩的心門，阿娘就跪在我身邊一起誦經。的確，就是這股微笑，讓我在心中形成激流，助我走出苦難，匯成最美的生活紋路。